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四八回 吳善人厚遇馬如飛 江壯士大鬧棺材店

話說鎮江有個吳善人，專做善事，也有兩萬多金家業，均歸兒子掌管。他每日無事，皆在江口閒逛，遇著窮苦的人，他隨身的錢總要周濟他一把，偶然高興，他便拎壺酒到馬道爺這裡來敘談敘談，兩人異常合式，難隔一日不會。可巧此時江標由棺材店裡出來，走不多遠，將將撞著了他，心中暗暗就有個計較，卻又怕被惶恐。那知這位吳善人看見江標，便喊道：「江相公，你家師父在家嗎？」江標見問，眼淚直淌，忙回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老不必問師父了，已經少陪你老人家了！」吳善人聽說，就同雷打癱了樣的，過了一息說道：「詫呀！我前兒晚上在他那裡還是精神抖抖的，怎樣一死就死呢？」江標道：「你老有所不知，並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害死的。」吳善人道：「我不相信，他這樣的本領，那個能害得死他呢？」江標道：「原因本領大了，所以人就看得他了。」就此便把周家五常來訪的話說了一遍。

吳善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俗說道：徒弟徒弟。徒弟究竟是兒子，你也派替他料理喪事才是道理。」江標道：「我原是出來代他老人家借辦後事的，無如分文沒得。我適才想問棺材店裡欠帳，倒受著一肚皮氣了！」吳善人聽著說完，就把個手伸在腰裡去掏，掏了一息，又把只空手拿出。便道：「我們這樣說法罷，我身上錢又不便，你就回去料理零碎事件，衣棺兩大項都讓我來。大約下晚時候，我就押著送到位了。」

江標聽說，磕了個頭，站在旁邊，讓吳善人走過，自己仍由原處回去。不知不覺的又走到那月棺材店門口，心裡想道：「我江標一生一世不曾受過人的病，好在此時衣棺這兩件事皆有承受去了。我到底同這個狗娘養的鬧一鬧事呢！」想罷，便岔腳又走進棺材店裡，對那人說：「開店的，我現今銀子拿得來了，請你把那口棺材發出來，讓我細看看。但有一層，若是扳搖得開，那我是不要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家這貨色若是扳搖得動，我這一屋的棺材就給把斧頭你，聽你砍壞了都不回嘴。末了還聽你揀一具好棺材奉送，分文不取！」江標道：「用得，你就著人把材發出來罷。」那人又到裡面喊了司務，把江標看定的那具材重行發出。江標故意的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不行！這棺材真個一拉就散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不圖嘴說，你就用力拉拉也好。」江標便裝了惡形，捲袖向前說道：「我真個拉了！」那人笑道：「你這人好迂墜，那個禁止你的嗎？」江標就此跑到棺材面前，輕輕的把個棺材蓋移下豎在面前，兩隻手一拉。只聽『吭！吭！』的幾聲，那蓋子分住三開，倒在三處。跟後又跑到棺材就近，左手扳住這邊口，右手扳住那邊口，望外一推，只聽『咋嘍』一聲，可代他分做牆是牆底是底的四五塊，那些長釘豎在一段一段木頭上，要是麻裡裡搬去梳麻倒是正好。棺材店裡那人看見這樣，真個急得要哭，忙喊道：「算了罷，我認晦氣，你請到旁人家去買去！」江標道：「好容易，就算了？你拿把斧頭來，揀壞的砍掉，還要送我一具好的才得算呢！適才的話皆是你說的。」江標搭眼見旁邊巧巧靠了一張斧頭，故意的惡狠狠的拿在手裡，做了個要動手的樣子。那人便只是喊：「救命」，因此路過的貪看熱鬧，把個棺材店門口都圍滿了。

但見一位老翁擠進來問個原故，江標道：「你叫他說就是了。」那人只是沒命沒命的喊著哭，一句理行也講不出來。江標見他不肯說，便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老翁道：「是怪這個畜生說話太滿。但你老兄把這些棺材毀壞，與他有損，與你亦復無益。老兄可以吩咐一句，該怎樣叫他賠禮，我們也就耐副老臉，出場代你們轉一轉彎。而且你老兄既代人出來買棺材，光景人家死人尚死了擺著等候你呢，我勸你也不得功夫淘這些閒氣。你老兄看我說的這句話可解不斁嗎？」江標道：「既你老人家這樣吩咐，愚晚也不敢違拗，請你老人家罰他在天井中間磕個四方頭，自己打掉兩個嘴頭，那就同他沒事！」可笑棺材店裡那人倒很爽快，一聽此言，也不等轉彎的人關照，他一逕就跑出大門，當中跪下，同才生下來小牛樣的圈了一圈，伏了幾伏，端端跪起，嘴裡便說道：「怪我怪我！」說著又伸了巴掌『霍啞霍啞』的在嘴上打了兩下。大家看著的人，打了一個哈哈統統散去。江標也就趕緊走回，跑到房裡，一望見馮志堅睡在牀上還是那樣，外面周家已把一個棺材抬到，一眾看的人此來彼往，川流不息。江標想道：就是吳善人馬上把衣裳棺材送來，還有許多洋灰紙張等件要買，不能專靠人家包辦。心裡想道：我且到師父房裡尋一尋當頭，且當幾文錢來料理碎事。那知他房裡，除掉馮志堅身上蓋的一條被頭以外，一無所有，自己卻又一些想不出法來，只得束著手，望著死屍歎氣。

看官，你道這馬如飛因何就窮得這樣呢？他其實並不是窮，只因他向無家室，不會經濟，他的錢不論多少，例行不曾留著隔過宿，少則酒食用盡，多則做做小好事，再多就做做大功德，所以他到死後一貧如洗。就是吳善人看重他同他往來，也是這個道理。單是有人看我這回書的，每每扳駁我道：「早間鋪地，他家黃豆還有幾擔呢，那裡家裡就派窮得這樣？」列位有所不知，他家這幾擔黃豆並不是家中存的徐糧，只因他們做工夫的人踏黃豆、打黑沙，是少不得的，他家這幾擔黃豆大約倒記不得是那年買的了。閒話少說。江標見一切用度實在無法可想，也就只好再看。

過了一刻，但見吳善人跑得氣喘氣喘的走進喊道：「江相公，你預備些罷，裝殮統統買齊了，共計五件，我已擺在棺材裡，叫抬重順便帶來。他們來時你查點罷，我還要有事呢。」說畢匆匆而去，跟後就聽「吃兒吃兒」的把棺柩抬到。江標跑出，就把蓋子揭開，將衣服點了點數。抬重便向江標道：「請你把腳力給我們走罷。」

江標道：「派多少錢？」抬重道：「就照你府上這門戶，也要給我們一千二百文呢。」

江標道：「數目遵說，但明天才有錢呢。」抬重聽說便嘈嘈的鬧道：「那裡能呢！我們肚子抬餓了，不能回他明天再吃。」江標想道：他說的理一些不斁，但我竟沒處想法，怎麼是好？只得又向抬重商議道：「諸位，這棺材是那個僱了抬的？」抬重道：「是吳善人。」江標道：「既吳善人叫你們抬的，諒情保不得少錢，死的這位是吳善人的朋友，一應身後皆是他包辦，我不過是他找來照應的。」

眾抬重聽了這話也似有理。內中有一個好管閒事的就低低的問道：「請問你大先生，這死的究屬是吳善人的那一個朋友？」江標道：「你問怎樣？你曉得吳善人有幾個朋友？」那抬重道：「我怎麼不曉得！他老人家起先最合式的是我們家裡理事廳李大爺，李大爺由六月間卸事後，此時只剩了個馬如飛馬道長。」江標道：「一些不斁，死的就是他。」那抬重聽了失驚道：「噯啞不好了！馬道爺死了！」

眾抬重聽說便齊聲道：「可真是他老人家嗎？既是他老人家，我們平日不曉承他的情照應多少，這些孝敬自當效勞的了，還有個想錢的道理嗎！」說完，一個個的皆朝馬如飛屍前就地便磕了幾個頭，還有磕斁了，磕到周信面前去的。磕完了頭，就此一哄而散。

江標就此擱起一扇門來，把馬如飛抱到上面，先代他把衣服脫去，看了一看腎囊，只見包皮已破，血肉淋漓。江標不忍細看，隨代他把送死的衣裳穿好，筆直的就望門上一睡。看見天光要黑，又無燈火蠟燭，覺到一日不曾飲食，腹中分分饑餓，便走到巷口一戶小酒店裡打一壺酒，做兩塊餅充充饑。卻才把酒斟下，就見周家兄弟四個，頭一個手上抓了送死的靴帽玉帶，第二個手上抓了一卷衣服，後面便跟著許多漆匠木匠陰陽先生之類，還夾著幾個本地和尚，在後幾付羅擔挑了洋灰鏢錠雜物，一個個皆打著燈籠火把轉彎進巷。江標他還是在這裡吃酒，但周家兄弟把大眾領到屋裡，俗云「有錢好做事」，突然的裡面便燈燭輝煌，穿衣的穿衣，理材的理材，燒紙錠的燒紙錠，那些和尚站在旁邊，手上就「丁兒冬兒」、嘴裡就「叭兒吡兒」熱鬧起來。不上一刻，通身齊備，兄弟四人就把周信平搭了向棺材裡面睡好，那陰陽先生拿了一根紅線，線上扣了一個熙寧錢，走到棺材面前驗了又驗，然後棺材匠搭了棺蓋，就要上蓋，只見周智攔道：「且莫忙，還有兩隻眼睛，我先前來的時候看見在地下的，待我檢來擺在棺材裡面，免致來世做瞎子。」當下取了燭火跑至原處一看：淡淡的只剩了一點血跡，那眼珠也不知去向。周智又四處找了半息，毫無影子，就自己抱怨道：「怪我了，我先前看見的時候，怎麼就不隨手拾起，這多分被狗子吃去了，怎麼好呢？」周仁道：「只好由他去了。」就

此就走到棺材面前預備蓋棺。剛把棺蓋搭到棺上，還未落槽，忽然外面一個邋邋和尚歪歪斜斜跑來，兩手向棺材上一掬說道：「不許蓋棺！死人還欠我五百銀子呢。」周氏兄弟好生詫異。不知這和尚從何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自己抱怨道：「怪我了，我先前看見的時候，怎麼就不隨手拾起，這多分被狗子吃去了，怎麼好呢？」周仁道：「只好由他去了。」就此就走到棺材面前預備蓋棺。剛把棺蓋搭到棺上，還未落槽，忽然外面一個邋邋和尚歪歪斜斜跑來，兩手向棺材上一掬說道：「不許蓋棺！死人還欠我五百銀子呢。」周氏兄弟好生詫異。不知這和尚從何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